

—天星文库·短经典—

The Errors of Santa Claus
Leacock at His Best

圣诞老人的失误

利考克幽默精华录



〔加〕斯蒂芬·利考克 著 高健 译



—天星文库·短经典—

The Errors of Santa Claus
Leacock at His Best

圣诞老人的失误

利考克幽默精华录

〔加〕斯蒂芬·利考克 著 高健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圣诞老人的失误：利考克幽默精华录 / （加）斯蒂芬·利考克著；高健译著.

—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6.8

（天星文库·短经典）

ISBN 978-7-5378-4842-8

I. ①圣… II. ①斯… ②高… III. ①笑话—作品集—加拿大—现代 IV. .

① I711.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54544号

书名：圣诞老人的失误
——利考克幽默精华录

著者：（加）斯蒂芬·利考克
译者：高健

责任编辑：庞咏平
书籍设计：张永文

出版发行：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山西省太原市井州南路57号

邮 编：030012

电 话：0351-5628696（发行部）
0351-5628688（总编室）

传 真：0351-5628680

网 址：<http://www.bywy.com>

E-mail：bywycbs@163.com

经 销 商：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90mm×1230mm 1/32

字 数：250千字

印 张：12

版 次：2016年8月第1版

印 次：2016年8月山西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378-4842-8

定 价：39.80元

利考克生平简介 (1869—1944)

利考克，原名“Stephen Butler Leacock”，译名为斯蒂芬·巴特勒·利考克，通称斯蒂芬·利考克，甚至仅称利考克，加拿大蒙特利尔人，其先世为英籍。他 1869 年生于英国罕布什尔郡一农民家庭。六岁时随父母移民加拿大，自幼生活贫寒，往往因无钱交纳学费而只得留在家中自习。1891 年他奋力考入多伦多大学，但未久又因经济关系辍学，不得不在一所收入极低的本地中学教书自给。1899 年他半靠奖学金半靠打工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修毕政经研究生课程，并于 1903 年取得该校博士学位。同年他受聘于其本国的麦吉尔大学，初任政经系讲师，以教课优异不久即升为教授，兼任该系主任，这一职位他一直连任至 1936 年退休时。

在职业上他是一位政治与经济学家，他的专业即是政治经济学，并在这方面广有建树。但由于喜爱文学，他自中年起，教学而外，即兼以其余力从事于幽默故事的写作，并迅速取得成绩。1910 年他的第一本幽默文集《文坠集》(*Literary Lapses*，又译为“文学的失坠”)问世后，为他赢来不小的名声。书的成功鼓舞和坚定了他这方面的信心；从此他即以几乎年必一书的速度连续出版过幽默作品二十余部（亦即六百余篇），从而奠定了他在国内外文坛上的地位，被公认为是继狄更斯与马克·吐温之后的另一位世界级的幽默大师。他的作品曾被大量收录于各类选集，并被

广泛译入数十种别国语言，受到世界各国读者的热烈欢迎。

利考克还是一位优秀的演讲家，他的机智、口才与即席发挥的本领是出众的。1922年当他以“幽默大师”的身份应邀赴英进行巡回演讲时，他几乎跑遍了英国全境，所到之处，座无虚席，一时盛况空前。据他自称，有一次竟连续把几名听众给活活笑死（后均医治过来），而讲演的主持人中有不少即是当日的文坛名士与报刊主编（如《笨拙》《旁观者》《泰晤士报》《西敏新闻》等大报名刊的主编），亦足见其访英之成功。

表面上看，他一生工作不离教育部门，似乎接触与交往均较有限，因而难免见闻不广，而实则不然。他的行业本身——政治与经济学科，便天然地提供了大量他与外界的接触机会——工会、商会、社会团体与政界企业界人士。他的科研、演讲与写作活动进一步扩大了这一接触面，而他幼年的贫苦生涯、生活条件、居住环境、住房的屡屡搬迁与长年的打工生活等更使他对社会底层有了较广泛深入的了解。这一切都成了他写作的无尽取材源泉。所以他的教书职业并未能限制他的见闻。相对而言，他的活动天地与观察范围倒毋宁说是相当宽广的。

利考克的幼年虽极贫穷，但勤奋的学习钻研却使他的知识基础比较扎实。丰厚的古典文学素养尤为他日后的写作提供了坚实的保证，这与他作品的优异质量是不无关系的。

他出书的方式也有特色。他那年必一书的做法容易使他与读者长期保持密切的联系，而出书选择的时间也是妙的，往往不迟不早，恰值每年圣诞节降临的前夕，因而非常便于读者有暇去阅读。通过各式各样的有趣故事，他成功地把笑声与欢乐送到千家万户，平添节日的喜庆之余，也扩大增加了他的影响范围。

他的众多幽默作品当然是会以娱乐为主的。对于一名幽默作

家，制作笑料无疑是他的第一天职，但利考克的可贵之处（也是他有别于一般幽默作者之处）却在于他的制品中的更明显的思想性与伦理价值。他是一位富于思想的幽默家，他还是一位具有较强社会责任心与道德观念的智者。因而他笔下的产品，娱乐的性质之外，每每具有一种关乎世道人心的更积极的东西，更有意识的教育倾向。他是一位时时不忘以匡正社会不良风气与提高人们素质为己任的有良心的作家。他的大量这方面的作品充分证明他是一位非常关心民间疾苦、憎恶社会不公、抵制腐朽作风与倡导良好风尚的热情社会改革家。总的来说，他的作品的主流是健康的、向上的和有益于社会进步的。

在这位作者的身上体现了不少人的追求与理想——学者型作家。的确，他称得上是这类的典型。他一生勤奋教书写书，著作等身，已刊出的书籍计不下六十余种，但其中大部分仍属学术之作，幽默作品的比例仅占三分之一稍多而已。

随着他声誉之日隆，他久已成为其国人引以为荣的作家。他的作品与为人也早被崇奉为加拿大的文学经典与民族精神代表。在加拿大他是有“圣人之目”的。多年以来，其故乡蒙特利尔的利考克纪念馆也几乎成了一个圣地，吸引着国内外大批游客与观光者前去瞻仰拜谒，因而汇成了加拿大的一大人文景观。今年（2004）适逢他逝世六十周年，谨书此以示纪念。

至于说到他的艺术特色，此事较为复杂，非三言两语所能尽，但概而言之，趣味的丰盛、矛盾的突出与集中、富于想象力与幻想、用语的简洁精确以及笔调的亲切自然等均为其明显的长处；另外，强调作品的普遍诉诸力与在紧扣时代精神与气息的同时而不回避永恒性的题材等也都是构成其特色的重要因素。

译者序

据友人讲，在他们学校最近的一次答辩会上，有一位研究生的论文选题很别致，是对幽默的研究（从语言学角度的研究），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幽默是一种社会润滑剂和排气阀。当被问起他为什么这么说时，他的回答是，他查阅过的许多中外图书资料就是这么说的。

这就怪了。难道说幽默的作用或功能就只是这个，就只限于这么点点？当然，权威的话我们不便反对，可心里头总觉着似乎还应当再有一些。如此说来，连这位同学所据以立论和成说的许多学者专家也都果真是这么一个论调，那么这问题就大了。这岂不说明，幽默迄今为人们理解的程度还有些偏低？再有，那位友人还补充道，上述研究生还讲了这样的话，这即是，在他看来，幽默，作为一种抑郁或苦闷的释放和发泄，偶尔来上一点，是可以理解的，但太多了，总反映一个人在心理上不够正常。好了，这些话也真够耐人寻味的。幽默可能为人们容忍和接受的范围原来也只有这么大！

记得我们有一位文论家在谈到利考克时便说过这么句话，

像他的这种作品，“我们不可无一，不可有二”。这话写得漂亮！只是不清楚，这话说出以后管没管用；也即是，中外的许多这类幽默作家都听了他的话没有？——于是那些在这方面写得多了的作家是否便马上自觉地停下笔来，再不染指？另外我们还不禁要问，为什么就不可有二？难道是因为“一之已甚，其可再乎”，还是另有别的原因？可惜那篇文章里没有再说。猜测他的意思——算了，我们还是别太武断别人的意思吧。但是我们还是忍不住要问他一句：为什么您这话就不对着其他的文学体裁去说，而只对着幽默来说？的确，这句话还真的值得再琢磨琢磨——不可无一，不可有二。如果说这头一句体现的还是宽容，这第二句可就是限制。但宽容的时候也最多是一，限制的时候则不能多于一。从这里不难看出，这位评论家对幽默的宽容幅度和他对幽默的限制的上下线了——这两条线简直快合并到了一起，其间几乎不容一物！一句话，他能接受的限度大概也只有这么大。

好了，宽容与限制如此，那么幽默在其“出场”上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现列举一位我最钦佩的老教授的说法为例。那话是，幽默这东西，私下里说说看看可以，只是不登大雅之堂，不……够了，反正它不是东西，它不能公开露面，它身份“未分明，何以见”？……它要存在，便只能转入地下，只能做个黑人黑户。您认为我们这话是夸大吗？据报载（而且还一再得到过转载），有几位先生曾被某电视台的某栏目请去做嘉宾，于是当众讲了几句玩笑话，没想到回单位后便受到了批评，有的甚至被取消了原本拟予提升的职位，而节目主持人还为此颇感遗憾，云

云。为什么呢？就因为幽默常被人认为不严肃，因为幽默遭人轻视，至少是没人重视。

但幽默果真是一点也不被人重视吗？却又未必尽然。不信您便做个实验。您不妨随便找上一位先生（倒不一定非是教授），然后当着他的面恭维他很有幽默，然后观察一下那反应。恐怕十有八九，那位先生（教授）听了会非常高兴的。但反过来说，如果你在背后（因为当面谁敢？）讲了句某某先生或教授没有幽默或幽默感的话，而这话偏巧传到了那位先生或教授的耳朵里，你看他恨不恨死你！可见人们内心深处对幽默还是很有几分重视的，尤其是当这件事涉及他本人。所以，公平地讲，有时候人们对别人的幽默也还是肯承认一点的——“至少这个人还聪明，”他会这么评论道。其实，何止是聪明？他还有点德呢（试想，人而无德，又何来幽默？）；他还有点智呢（不只是聪明，是超过聪明的聪明，是智慧）；他还有[好身]体呢（不然，又哪有富余的精力来闹这个）；他还有点美呢（所以他才能看出那许多失调与欠和谐）；他还有点劳呢，也即是说还不乏脑体实践（所以才没有完全僵化和痴呆）。换句话说，一个人想要真的有点幽默，他就得在德、智、体、美、劳这五育方面都差不太多。人的幽默自德行始，有五育而后有幽默。照这么说，这幽默本身暂可简称之为“幽”，是否它本身也就是一育？甚至可以将它也增补进去，而合称之为六育？但此事牵涉到国家的教育方针，我们在这里不敢妄说。但至少至少，如果教育当中增加那么一丝半点的幽默成分——比如中小学课本中多引入几篇幽默作品——总该不失为一件有意义的事吧。我们坚信，这对全民族的素质培养肯定是会有好处的。

其实幽默的功能是很多的，作用也大。

从积极方面讲，幽默可以增品德，长智慧，扩大和拓宽眼界胸襟，给人带来温馨和光明，带来更多的爱、宽容、理解与同情，至于它所特具的巨大娱乐功能，这里就不细说了；从而使我们自身以及我们的环境都变得更加可爱。从消极的方面讲，可以减少和克服我们自己身上的一些缺点和不足，比如偏私、狭隘、迂腐、固执、僵化、冷漠、虚荣、任性、造作、矫情、矜持、刻薄、忌妒、寡恩，乃至学究习气、繁琐哲学、形式主义、浮夸作风，等等。

其实，生活当中的许多悲剧有时候就是因为这幽默和幽默感太缺乏而酿成的——包括上面提到的因为一半句笑话而遭到批评或被免于提升。这些细想起来，也就是悲剧。

所以一个幽默和幽默感比较贫乏或欠发达的民族总是不够理想的；反之，则必快乐而幸福。一个真正文明社会的建成，各种物质的与精神的要求而外，幽默的多寡和高低未尝不是其中的一项指标。我们现在翻译这本小书，也正是想要给这座文明大厦的建造捧送来几片砖瓦，只不知合用否？

2000年7月15日

有关幽默的一些思考

——拟欲撰写《利考克的幽默特色》一文所想起

因为自己近年来在翻译利考克的幽默作品，于是很自然地，一直想写一篇关于他的幽默及其特色的文章，以冠诸此译作的篇首，但却不得成功。原来这东西极不好写。为什么会是这样？自己也不曾深想过。当然自己的水平不高是个重要原因。但我看也不全由于这个。直到最近，我才终于悟出，利考克的特色所以不好写，其原因并不出于利考克，而是很可能来自更深远的（但也更简单的）原因。什么原因呢？——这即是，我们对幽默这一现象的理解仍然还欠深邃，我们还不真明白什么叫幽默。这个认识，说来平常，其实代表了思想上的一个进步，甚至飞跃，并从而引发和产生了下面一系列的“学说”。哪些学说呢？——其说有七：

一曰感官说——这是从幽默的生理与心理的机制来讲的。幽默的产生来源于外界事物对人的上述机制的作用，其道理（接受刺激的情况）与人的视、听、嗅、味、触觉的情况相同。人们说到官觉，通常只记得上述五种，而不及幽默，这是不完全的。理应再加一项——笑觉（risibility）。（在这方面其实还应再加一项——美觉或美感。）提出这点主要想说明，幽默感即是笑觉，而幽默感或笑觉乃是一切有意识的人的共同官觉之一，乃是具有共同基础的一种官觉。

二曰直觉说——这是从幽默的感受方式的角度讲的。对于会有幽默意味的东西，人在其接受方式上是直觉的，不是推理的；是带先验性的，不是靠传授的。这一提法的一个直接的意义即是，幽默的感知与领会一般都不必多靠说明、讲解与诠释。这样，任何对幽默的赏析也就都是多余的；不仅多余，甚至令人生厌。

三曰相似说——这是从幽默所采用的手法说的。一条几乎自明和难以争辩的事实便是：天下的幽默几乎全都一样。古今中外的幽默，就其表现手法而言，从来便差别不多；雅俗高下的幽默也是这种情形。而正是在这一基本点上，幽默与其他艺术不尽相同，甚至大为不同；其原因是，幽默依赖或凭借文化和教养者少，而直接导源于和能诉诸人的天性者多。这一认识的直接结论之一便是，一名幽默作者（更不必说一般的这类故事的讲述人）在方法的选择考虑上大可不必独出心裁。人家使用了什么手法，你也就可以使用这种手法——这就够了，足够了。说实在，你很可能也就再发明不出什么新的手法。而这一学说也就必将导致下一学说——

四曰同源说——这是从幽默与其邻近的一些带诙谐性的东西之间的关系这一角度说的。幽默也好，滑稽也好，讽刺、反语、嘲弄、调侃、戏谑、讥讽、耍弄，等等也好，总之，一切不管外形如何，其本性本质都多少与“笑”有着某种关联的东西，无一不是可以笑为来源并在笑这一更本质的基础上得到了一定的统一，而其间各自的区别更多的是产生于其不同的实际用途或功利目的。可以这么说一句：其间的这类成分（功利成分）愈小，其诉诸力便愈大，其感染的程度愈多，其普遍性愈广泛，而其品味也就愈上乘。这许多东西都不是互不相干的。

五曰共生说——这主要是从幽默的构成的角度说的。此说所主

张的是坚持幽默的混合性而反对在这上面的排斥性或对所谓的纯净性的不适当的强调，仿佛幽默可以排除掉一切其他东西（比如滑稽等）而做到自给自足，无待于外或超然独立。这不符合事实。幽默很少是纯的；它总会是和这和那沾边。古今中外的幽默历来就是带混合性的。这是一。其次，幽默，真正的幽默，也历来都是雅俗共赏的。它也爱高雅，但却绝不能排斥通俗。正相反，通俗性因为更能和更多地代表着反映着人的共同笑感，才是幽默所赖以生存与成长的最深厚的基础，否则其笑感将不强，其生命力也必有限，它会因十分孱弱而不成其为幽默。

六曰借体说（或依附说）——这是针对幽默的存在方式说的。幽默是一种品性，而非什么载体。因此，它不能单独存在；要存在，它只能凭借或依附于其他某种载体——比如民谣、牧歌、小曲、诗词、文章、小说、故事、戏曲，等等，也即是说，幽默必需借体。马克·吐温就曾说过，光凭幽默不能成为小说家（大意为此），他这话是对的。当然幽默也并非不可以作为一项独立的文学制作，但这并不等于说它可以脱离上述各种文体而单独存在。事实上，不单以幽默相标榜但却仍具有丰富的幽默因素的写作或许是更为普遍的作品形式。

七曰重形说——这是从内容与形式在幽默中的关系的角度提出来的。在许多甚至绝大多数的情形下，内容对形式都是更主要的，是占第一位的，但这事在幽默上却远非简单是如此。一首曲子，如果写得不好，唱得再好或演奏得再好，听起来也不会太好。一篇文章内容不好，写得再好，表现得再好，读起来还是不会好。当然幽默也是同样，内容再有意思，可表述上的不佳也会毁了它。在这点上，幽默与其他一切似乎并无任何不同。但不可忘记，也还有这

样一种情况，就是单以内容而论，它本来无所谓幽默不幽默，但最后它变得幽默不幽默并不在它的内容，而更多地取决于它的表达形式，这时形式便无疑居于更主导的地位。再有，内容本无太明显的幽默之处，但却由于形式（表达手法）上的特殊而使之产生了幽默。甚至还有时候，其本身便干脆不含幽默成分，而是它的讲述者（凭借其高明手法）把它们弄得幽默了。马克·吐温的《修或记》就是一个著例。一只表，被人越修越坏，结果造成了许多不便。请问，这里又谈何幽默之有？利考克的作品里也颇有类似的情形。以上几种情况都表明，形式居于更主要的地位。一件事幽默不幽默，主要在人的一写。凭借这个，我们几乎可以解开世上大量幽默作品背后的奥秘。

明乎此，我便益发感到，利考克的幽默的特色一文的写与不写便不一定那么重要了，而刻意去区分他与其他众多幽默家的不同其意义就更为有限。不同当然还是会有有的：有的幽默的分量、比重、程度、色彩更重一些，有的则稍次，有的更含蓄，有的则更直截了当，有的更为热烈，有的便较平淡，如此等等。但其主要品质则可以说大体不变，手段上既会大量雷同，写法也常大同小异。在一个其共性如此之强而其差异性又这么有限的事物上过多地去做区分，我一时还看不出有太大的实际必要性——如果单从领会和欣赏的角度去看问题。

当然以上所谈仅是一个提纲，其深入细致的发挥，不知将俟诸何日！

2000年11月20日

目录

|
contents

译者序 //1

有关幽默的一些思考

——拟欲撰写《利考克的幽默特色》

一文所想起 //5

——• 文坠集 •——

可怖厄运 //003

袖里乾坤 //007

躲婚三法 //011

行医之道 //015

长寿之术 //021

《教育手册》选登 //026

我的金融生涯 //031

新病理学 //036

56号儿 //041

魔鬼与深海 //048

——▷ 神聊集 ◁——

归产记 //065

孽缘记 //079

殉国记 //088

异梦记 //100

海行记 //116

——▷ 玄冥集 ◁——

陌生友 //131

摄影师 //137

——▷ 恍惚集 ◁——

巴特先生的信念 //145

书肆见闻 //152

——▷ 发呆集 ◁——

静物素描之一

——记一裁缝 //165

我的幽默观 //170

——。 谵语集 。——

标准访谈录二则 //185

穴居人目击记 //201

圣诞老人的失误 //211

重返自然 //216

我与灵界的交往 //228

——。 脚灯集 。——

我的成功之秘

——仿时下流行之成功术一类佳作而作 //245

痛失一元 //251

——。 余智集 。——

我们是怎么过母亲节的

——据其家中一名成员口述整理 //257

——。 演讲集 。——

两块半钱一条命 //265

——。 回忆集 。——

易夫人算命归来 //285